

年俗如故 岁华长新

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”故乡的年俗便是那故乡的事，在岁月中沉淀，穿越经年。可曾记得，团圆日里，花灯盏盏，点亮年俗风味，燃起满城的沸腾与欢愉；炊烟袅袅，唤回童年的记忆，氤氲着烟火人间的温暖时光；炉火融融，映亮一方屋檐，温暖了守岁夜里的灯火与期盼。回望故乡，年俗依旧，在时光打磨下，愈发醇厚深沉，凝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新岁里来话拜年

□作者:林如玉

全椒自古崇文重教，做事待人的礼数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。拜年也不例外，它的本质是敦睦亲情友情，从这个侧面也能体现全椒人对礼数的尊崇。

没有哪个节日大过春节。在全椒乡村，年节以最隆重的庆祝仪式，为时光流转到固定阶段做醒目的标记，为往后的日子祈福。仪式中最多的讲究就是拜年。对拜年这等大事，每家都格外重视，有一套行动规划，并把它看成经济实力、家人精神面貌的一次集中展示，看成亲情友情的一次大检阅。而做新衣新鞋、杀年猪、腌鸡鸭、磨豆腐、春元宵面、炸肉圆、包蛋饺、掸尘、称糖、买瓜子……无疑都与拜年有关。

年节是一道集结号。平时，有些人为了生计、求学，远走他乡。当农历新年就要到来时，他们会像候鸟一样，越过千山万水，回到故里，与亲人团聚。尽管现今通信发达，联络方式多元化，问候、叙旧已不需要见面，一部手机就能解决，但拜年的习俗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或淡化。相反，随着人们活动圈子的扩大，生活节奏的加快，阔别的亲友通过拜年的机会探望、交流，当面互致关心，可以加深亲情或友情，释放压力，远非隔空可比。在全椒，拜年的次序、日子安排、备的礼品等，依然遵从旧时乡村的习俗，而乡村的年味也在拜年时达到高潮。

除夕夜，新年的钟声敲响那一刻，爆竹

声便铺天盖地响起。大年初一，村里每家的大门都开得很早，除了迎新纳福图个吉利，还要做好出门拜年或受拜的准备。我们这辈人，就是再往上数几代，兄弟姐妹都多。村里同姓但班辈不同的人，通常都是一个祖宗传下的血脉。早年的乡村，是有重男轻女倾向的，拜年那些天，女人和年老的男人一般不出门，在家接待前来拜年的亲友，专事后勤工作。

初一这一天早晨，壮年以下的男子吃完长寿面，穿戴一新，不出远门，首先给族内人拜年。晚辈先按辈分高低，依次给老太(曾祖父)、老爹(祖父)及伯伯拜礼，问身体状况，表达祝福，再出门给同宗的其他长辈拜年。兄弟之间也会串拜。亲手为来拜的哥哥或弟弟泡一杯茶，递一根烟，然后兄弟俩促膝唠些体己话，岁月的沧桑和往后的艰难，都能轻轻松松放下。

族内人拜年不必带什么礼品，空着手，人到礼节到就行。族内虽不拘于常礼，但做长辈的，看到伶俐可爱的幼小晚辈亲热地喊自己，给自己行大礼，眼里便涌满了慈爱，会把早就备好的压岁钱和糖食塞到小家伙手里。

远亲不如近邻。拜完了族里人，初一还要拜村邻，挨家挨户拜，老少都道个招呼，道声“新年好”。等跑完了整个村庄，孩童的棉袄和裤子口袋都会鼓鼓的，里面装

是糖食、瓜子；大人则嘴里衔着、耳朵上夹着香烟，脸上漾着喜色。同住一村，邻里之间偶尔会为田地过水、牲口吃庄稼、小孩打架等小事红脸，甚至动手，关系一直僵着，借上门拜年之机一笑泯恩仇，沉在彼此心底的疙瘩会消散在破旧立新的喜庆气氛里。

有的人家，刚过去的一年有亲人故去，全家人须在家守孝三天，初一出不了门。逝者为大，亲友、村邻则都会在这一天赶来慰问，顺便拜年。他们相信，去世之人这一天会回家的，能感受到他们的陪伴和缅怀之情。这样的人家，家主会暂时放下哀思，为答谢亲友，免不了安排几桌酒席和几场麻将。

初二也特殊，雷打不动要给舅舅拜年。舅舅是母亲娘家人的代表，舅舅家是每个人“根”的来处，抬高舅舅就是孝敬母亲。在全椒，外甥的婚期当晚，堂屋正墙上只准挂舅舅家的贺图(由大额纸币贴的“囍”字、红绸布、贺婚对联、贺匾等组成的喜礼)，舅舅不到或不同意，婚宴则不能开席；几个外甥成家，如何分要舅舅亲裁；涉及母亲养老方面的难题，要请舅舅来定夺……从这层意义理解和实际话语权来看，父辈亲戚中，舅舅的地位远超伯伯、叔叔、姑姑和姨妈，排在首位。所以这一天，哪怕相隔十里八里，哪怕大雪封门，哪怕天上下刀子，做外甥的也要带着礼品，在吃午饭前赶到舅舅家，给舅舅拜年。这一天，舅舅往往不出门，在家专候外甥来拜，有时候

等急了，也会倚门张望。舅舅家在金坝，路途遥远。那里属于圩区，在我小的时候，圩里本就没有像样的路，加之春节期间总要下雪下雨，道路湿滑，鞋子常常陷在泥里，半天拔不出来。我步行时，像红军过草地。最要命的是，途中要经过一座由树根绑成的跨河浮桥。每次上桥，我都心惊胆战，生怕鞋底打滑，身体失衡，掉到冰河里。当然，舅舅对外甥坐下来的茶叙时，会亲切地询问外甥家每个人的情况，去年的收成，为遇到的困难出谋划策，满是关切和暖意。小外甥回家时，舅母会给他比其他亲戚更多的压岁钱。

初三的安排相对灵活。如果结婚不久或是准女婿，这一天则必须备烟酒等厚礼，打扮得帅气，去给岳父或未来的岳父拜年，给他涨脸。如果还没到成婚年龄，则要给舅爹(父亲的舅舅)、舅公(母亲的舅舅)、比母亲年长的姨妈等长辈拜年，或到姑妈家回拜。后面几天，依然会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上门拜年或回拜，直至各家亲戚都拜一遍。一般来说，拜完了亲戚，才会轮到同学、战友、朋友之间的走动。

“拜年拜到初七八，一无鸡二无鸭”，说的是拜年要趁早，越早越表示对两家关系重视，彼此亲厚。去迟了，就连鸡鸭都被前期来的亲戚吃光了。农家最不缺的就是咸鸡咸鸭了。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张，却也反映从前普

通农家过年拿出来招待客人的硬菜十分有限。早些年，普通农家经济人不敷出，只有进城打年货时，才舍得买不菲的牛肉、兔子肉等熟食，待过年时上席。但每家上席的时兴硬菜，大概只够招待几桌客人，因而希望各路亲友最好能早些来，集中来，都能尝到准备的所有好菜，感受到家主人的热情、大方。就是席位不够，也可以加板凳挤一挤。如无特殊情况或约定，拜年迟了，不仅桌子上菜肴不丰盛，家主心里也会不高兴，认为这是瞧不起他。

全椒有正月十六“走太平”风俗。有的城里人家体谅农村亲戚，来一趟城里不容易，就叮嘱他们正月十六回来拜，喝了拜年酒，一起欢欢喜喜“走太平”。过了正月十六，全椒的年才算拜完。

全椒人拜年，拜的是礼数，图的是热闹。至于拜年的礼品，往往是象征物，你来什么我回拜时就带什么，非长辈是不能留下来享用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拜年的礼品是报纸包成粽子形的一斤红糖或白糖，后来是塑料袋包装的一斤白糖外加一袋红枣或麻烘糕或焦切或雪枣。如今，条件好了，改为礼盒包装的白酒或牛奶。

拜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，在全椒人眼里，更是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黏合剂和修复剂。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它仍将为促进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，为构建深厚的文化内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

▲新春集市。毕 鸿/摄



▲正月十六走太平。(资料图)



▲民间花灯表演。毕 鸿/摄

杯酒映年红

□作者:余 学

我的家乡南依江淮丘陵，北枕淮河平原，沿淮有湖泊湿地，地处“秦岭——淮河”南北分界线沿线，兼具南北气候与风物特色，是南北文化的过渡带。淮河的滋养、丘陵的物产、发达的交通，构成了这座城市作为皖东重要门户的地位。崎岖连绵的丘陵里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不尽的人文故事。小城不大，从南至北，由东向西，不消半日便可行尽。相传因明太祖挥毫“明光”二字，又凭诗云“春风萧萧化铁马，明光钦赐宝地名”，故而小城就叫“明光”。

传说毕竟是传说，明光人更在乎的是饭香酒醇。在我老家，我们过年会做“酥鱼”，这是一种入口酥软但久放易硬的炸物。浓稠适宜的糊里放进

指的小鱼虾，再以咸盐、葱姜、五香粉等简单调味。待炸时，用勺子挑起裹满面糊的鱼虾放油锅里小火慢炸至酥脆。这是一种古老的肉类替代品，在缺少鱼肉的年代，用来丰富人们的味蕾，满足人们对油脂的念想。我们将这个习俗延续下来，成为过年餐桌上的一道菜。与之相媲美的，还有一道二大爷每年必做的“红烧蹄膀”。经过高压蒸煮后的蹄膀早已酥烂，只需放少许佐料调味即可上桌。用筷子轻轻一挑，软烂的可以连筋带肉一起滑进嘴里。即使富足的日子已成寻常，口腹之欲早已满足，可记忆里一家人热热闹闹备菜的场景，在我成人离乡后的日子里，总会被唤起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亲朋欢聚的宴席上总会出现酒的身影。明光酒厂酿酒史可追溯到南宋建炎年间。我曾听父辈们提起彼时明光酒厂的辉煌，一到过年，前来拉酒的卡车沿着池河大道彻夜排队，刺人的寒气也不能阻挡人们对明光酒香气的向往。不论你是布衣白丁，抑或袂服靓妆，只要回到明光，欢呼畅饮间少不了要拜倒在明光酒的

裙裾之下。明光的空气中总飘浮着经久不散的酒糟味，而年味的序章常常由酒香开启。这香气很特别，像是绿豆在时光里沉淀出的魂魄，从巷子深处老酒厂的烟囱里溢出，乘着北风，涌入千家万户。

如今，家乡酒的广告在许多城市的高速路口随处可见，很多人都因为广告上不明所以的“明”字得知此酒，借着好奇心的驱使买来尝尝。想来好笑，这出其不意的广告真是最佳安利。只要看到写着家乡酒的广告，我都有种到家的感觉。顿时，团圆宴上那杯酒的醇厚和家的气息涌上心头。在明光人的心中，酒不仅是一种商品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。

酒杯轻碰，声音悦耳。仰头饮下的，何止是酒？酒入喉肠，话匣子打开，一年的辛苦和不易，都将被蒸腾的年味冲散。

过年期间，在明光九道湾景区还会有舞龙、花灯表演等民俗活动。待到夜真的降下来，橘红的光从每一扇窗棂，每一处街角下醒过来了。光在年节的烘托下，流淌成河。人们在广场上相聚交谈，等待观演。明光花

灯表演最早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。在明光，花灯表演又叫“打场灯”，划花船又叫“划早船”，是本市最为热闹的集体拜年民俗活动之一。人声鼎沸时，只听“唢——”的一声，是锣开场了，沉沉的尾音拖住了空气的鼓意，人们开始安静下来了。紧接着躁动的鼓和喧扰的锣加入声部，第二声、第三声，急湍的音乐像不息奔涌的水，冲破地心引力撞击夜空。是了，表演即将登场。开场总是二龙戏珠，两条龙灯被十几个精壮的汉子高高举起。龙身随着音乐的变换作出俯仰、腾挪、转折的动作。金光飞驰，火花流溢之间，二龙挟着不断的喝彩声和密集的鼓点飞舞。在一阵令人炫目的盘旋争夺之后，双龙倏地昂首，两颗明珠被高高衔起，表演定格。热闹既已被烘托，接下来的花船表演更令人目不暇接。先是披红挂绿的花船粉墨登场，一人担船，左摇右摆做划船状。船周有几人撑着，手舞彩色飘带。最前头还有一人手执“钱杆”，引导早船走位，把控表演节奏。扇着蚌壳的“蚌精”，身披黑皮的“鼯驴”、肩挑莲花灯的表演者依次登场给人们拜年。在

明光乡镇里也有花灯表演，花船队伍通常会走街串巷给各家拜年，听到欢迎的鞭炮声，孩子们就知道队伍临近了。表演结束后，被拜年的主人家通常要散烟塞糖给表演者以表感谢。

热闹非凡的民俗活动描绘了明光人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，香醇的美酒和家乡的美味映射出明光人对幸福生活的坚守。老街的店铺前，火红的灯笼在微风中轻旋，柔和的光映在青石板路上，泛出暖人心的红光。守岁的长夜里，我们将酒杯斟满，待到鞭炮声随着倒数声渐次密集，待到烟花一遍遍在夜空中滑过，当新年的钟声终于响起，在欢声笑语中，杯酒映映出日子的红火。

年味在明光，就这样被一杯酒映得通透亮，生生不息。

